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36

李贺

王祥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- 引 子/1
- 一、宗室王孙/3
- 二、昌谷山居/8
- 三、读书与漫游/17
- 四、科举与仕宦/26
- 五、李贺诗歌与中唐社会(上)/34
- 六、李贺诗歌与中唐社会(下)/42
- 七、李贺诗歌的怀才不遇主题/51
- 八、李贺诗歌的生命主题/60
- 九、李贺诗歌的思维特点/66
- 十、李贺诗歌的风格与技巧/75
- 十一、李贺诗歌的深远影响/90

引 子

李贺(790—816)是中唐一位著名的诗人,他只活了二十七个年头。这实在是很短暂的。在他这短暂的一生中,除了东南漫游和西北潞州幕府的三年之外,只在朝中做过三年职位卑微的小官。这当然算不上活得轰轰烈烈,可是他的一生又充满了神奇色彩。这本身就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。

李贺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闯入了诗歌这一神圣的殿堂,他不肯温驯地加入中唐诗歌的大合唱,而是十分孤傲也十分孤独地唱着那种神奇、幽怨、别人听不大懂的曲子,在有意无意间给中唐诗歌涂抹着不易被解说的色调——然而,要想从那个时代中把这一切剥离出来,却也十分地不易。

李贺是宗室王孙。这对李贺来说似乎是个牢笼、陷阱,或者是一种情结。李贺在政治上的热情和他 在诗歌上的热情一样强烈而持久,甚至一直延续到死后;到天上做官,给上帝新成的白玉楼作记去了(李商隐《李长吉小传》)——那自然是可以看成人间政治生涯的另一种延续的。

李贺生前早已“名动京华”(《唐摭言》卷十);去世之后,一次又一次地搅动着后人的心。他的影响在他在世时就已经开始;其后,又深深影响了中晚唐其他诗人,而后世受其诗风影响的,就更不计其数。自宋至清,对李贺诗歌的评、批、注,也是有增无减,从中不难窥见人们对李贺诗歌的热情。

这本小书的目的,是想把李贺这个人和他的诗歌介绍给喜爱他的人们,同时也希望能给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思索。

一、宗室王孙

李贺，字长吉，是唐宗室郑王的后裔。唐有两个郑王：一个是李亮，唐太祖李虎的第八个儿子、高祖李渊的叔父，称“郑孝王”或“大郑王”；另一个是李元懿，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三个儿子，张宝林（“宝林”是嫔妃名号）所生，称“郑惠王”或“小郑王”。新、旧《唐书》都说李贺是“宗室郑王之后”、“系出郑王后”；《新唐书·高祖诸子传》又明确地说：郑惠王元懿之后“时称小郑王后，亦曰惠郑王后，以别郑王亮云”。是李亮可独称“郑王”，那么，李贺也就是郑王李亮的后代了。

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，在他的诗里一再提起：“唐诸王孙李长吉”（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）、“宗孙不调为谁怜”（《仁和里杂叙皇甫湜》）、“为谒皇孙请曹植”（《许公子郑姬歌》）、“陇西长吉摧颓客”（《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鸿幕》）。但实际上，他这个“宗室王孙”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（《宗室世系表》“大郑王房”中就没有列出李贺家的任何人），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。

李贺祖父以上的情况已湮没无考,现在只知道李贺的父亲名晋肃。李晋肃早年任过“边上从事”,地点是在四川,大历三年(768)诗人杜甫在公安曾遇见过他,还写过一首《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,余下沔鄂》的诗(闻一多先生还据此推断李晋肃必定是杜甫的“姻娅”)。那时的李晋肃还很年轻,大约二三十岁。之后,又过了二十三个年头,李贺才出生。这一段时间,李晋肃都做过些什么,也不可详考,只知道在唐德宗贞元九年(793),他正任陕县令(据崔教《邵伯祠碑记》,《全唐文》卷五四六)。李贺出生时,李晋肃应在五十岁上下。《唐摭言》说李贺“年未弱冠,丁内(外)艰,他日举进士……”(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),“弱冠”是二十岁,“丁内艰”是“丁外艰”之误,指遭逢父丧。据此推算,李晋肃去世时,已是年届七十的老人了。

李贺的母亲姓郑,对李贺十分疼爱。李贺临终时,他母亲一直守护在床头;李贺死后,郑氏夫人苦苦地思念儿子。据说李贺魂魄托梦给太夫人,说自己正和“文士数辈”,给上帝新建的白瑶宫作《新宫记》,属于“神仙中人,甚乐,愿夫人无以为念”。郑氏夫人得了这个梦,心才稍稍宽慰了些。这故事虽然记在唐代张读的《宣室志》里,但显然不可信,那不过是郑氏夫人想儿子,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结想成思而已,万不可当真。

李贺有个姐姐,嫁给了姓王的。李商隐《李贺小传》中记叙李贺的那些故事,就是听李贺的这位

王氏姐姐说的。李贺这个姐姐所嫁的王氏,许多学者认为,他很可能就是与李贺相游从的那位王参元。王参元是鄜坊节度使王栖曜的儿子,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弟弟;而李商隐又是王茂元的女婿。李贺去世那年,李商隐五岁,又过了二十二年,也就是唐文宗开成三年(838),李商隐娶王茂元女。因为与王家有了这样一层姻亲的关系,李商隐才有可能亲自聆听李贺姐姐细细讲谈李贺的故事。

李贺有兄数人,仅诗集中提到的就有:“二兄”(《奉和二兄罢使遣马归延州》)、“十二兄”(《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》)、“十四兄”(《潞州张太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》)。但这些人是不是李贺的同胞兄长,还很难说,因为唐人计算兄弟行第,喜欢将同祖甚至是同曾祖的兄弟合起来排行。从李贺的诗来看,似乎与十四兄的关系更密切些。十四兄在和州(今安徽省和县),李贺曾去过十四兄处,后来李贺到潞州往依张彻时,曾托“江使”寄诗给这位十四兄。

李贺还有个小弟弟。李贺对这个小弟弟很是喜爱,在长安做奉礼郎时,有时做梦,就梦见了和悦微笑着的母亲和在水涧边采摘水草的小弟弟:“长安风雨夜,书客梦昌谷。怡怡中堂笑,小弟裁涧菰。”(《题归梦》)李贺辞官回家后,也先把自己在长安三年为官的辛酸感受向小弟倾诉:“别弟三年后,还家一日余。醅醑今夕酒,缃帙去时书。病

骨犹能在，人间底事无？何须问牛马，抛掷任柴卢。”（《示弟》）诗中说，世上之事无奇不有，自己能活着回来已是幸运，至于仕途的成败，不过像一场“五木”游戏，是输是赢，那就听天由命吧！小弟这时已经成人，就在李贺辞官回家的这年秋天，为了换取升斗之粮以养家糊口，小弟也辞家前往庐山谋生。李贺心情十分复杂，拖着病身，在洛郊为小弟送行：“别柳当马头，官槐如兔目。欲将千里别，持此易斗粟。”李贺对自己三年为官，却不能养家，感到很惭愧。小弟毕竟还小，一个人出去闯荡，令人很不放心：“维尔之昆二十馀，年来持镜颇有须。辞家三载今如此，索米王门一事无。荒沟古水光如刀，庭南拱柳生蛭螬。江干幼客真可念，郊原晚吹悲号号。”（《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》其二）李贺这位小弟据说名“犹”（徐渭《昌谷诗注》），后来怎么样，就知道了。

李贺是结过婚的，《出城》一诗中说得很清楚：“入乡试万里（诚可重），无印自堪悲。卿卿忍相问，镜中双泪姿。”从这体贴入微的话语中，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夫妻感情很好。《后园凿井歌》可能是李贺结婚后不久的作品，这是一首爱情的颂歌：

井上辘轳床上转：
水声繁，弦声浅。
情若何？荀奉倩。
城头日，长向城头住。

一日作千年，不须流下去。

荀奉倩，就是荀粲，三国时魏国人。对妻子感情很深，妻子病故，他自己也因为过分伤心而不久去世。李贺就是用荀粲对妻子爱深情重的故事，来表达他们夫妻情好爱笃、相依相守的美好愿望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这爱情的盟誓，竟会成了谶语：李贺开始做奉礼郎时，妻子就卧病在床（《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》中说：“犬书曾去洛，鹤病悔游秦。”）大约在李贺辞官回昌谷前后，妻子就病逝了，连个一男半女也未留下来（或者未生养，或者虽生养，而孩子已夭折）。李贺去世十五年后，杜牧转述贺的好友沈子明的话时就说：“贺复无家室子弟，得以给养恤问。”（杜牧《李贺歌诗集序》）据此说来，李贺是真的成了绝户之家了。

二、昌谷山居

李贺的家乡在昌谷。

李贺有时也喜欢说：“陇西长吉摧颓客”（《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》）、“刺促成纪人，好学鸱夷子”（《昌谷诗》），但那是指郡望。李唐皇室自认出自陇西，所以凡与王室同族的，也就以陇西著郡望了。李贺是“皇孙”，自然可以自称是“陇西长吉”或“成纪人”。其实据现有资料看，李贺一生足迹从未及于陇西，当然算不得陇西人了。

但昌谷又在哪里呢？

明代曾益《昌谷诗注》认为昌谷在陇西，那显然是错了。其实昌谷就在河南府福昌县境（今河南宜阳县），这是前人早已指出的。不过，说昌谷在福昌县境，这还是比较笼统的说法；究竟李贺在诗中时时忆念的那个“昌谷山居”具体在什么位置，仍然是个难解的谜。有人说是“在今宜阳县三乡公社之连昌河畔”（钱仲联）；有人说“昌谷即在连昌河与洛河之会合处”（中共宜阳县委宣传部《李贺故里调查》，见钱仲联《李贺年谱会笺》引）；还有人说，以李贺诗中描述的昌谷山居的特点，“验之古今地理，

参考当地传说,今三乡镇边庙道上方有涧沟,古名昌涧,涧水北出汉山,西侧为长峦山,李贺宅居,当在此山口”(刘衍《〈李贺年谱〉新笺》)。三种说法中,刘衍先生的说法最为晚出,又是实地考察所得,尽管不是无可挑剔,当然较为可靠些。李贺的昌谷山居,到了北宋时就已无存,做过福昌县尉的张耒就曾慨叹道:“惆怅锦囊生(指李贺),遗居无复处。”(《春游昌谷访李长吉故居》)而现在,那里连名“昌谷”的村子都没有了,寻找起来自然更不容易。尽管如此,人们对昌谷山居所处位置的推论,想来和实际也许不会相差太远吧?

知道了昌谷山居的大致位置之所在,现在就来看一看昌谷山居的概貌。

昌谷的南边,隔洛河与女儿山相望,洛河由西南向东北流向东都洛阳;它的北边,是连昌河。连昌河发源于陕县,先经洛宁县向东北,流过宜阳县三乡镇,再转向东南,注入洛河;它的西边是三乡镇,三乡镇是“秦晋通衢”,是唐代长安—洛阳的重要交通驿站,许多达官显贵甚至是皇帝、后妃,都曾行经此地,或在此驻足。昌谷的东边是福昌县(唐武德二年,宜阳县改为福昌县,县署设在隋朝时营建的福昌宫,所以更名为福昌县)。福昌故道更是“西往秦晋,南连吴楚”的交通要冲,自安史之乱以来,北方为藩镇割据,朝廷赋税主要征自江淮,其中大部分都要经过福昌运抵京师,福昌之重,于此可见一斑了。

昌谷有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，连昌宫便是其中之一。连昌宫，有时也称之为兰昌宫或福昌宫，唐高宗显庆三年(658)建，紧靠隋唐时长安—洛阳的故道，西边则与三乡驿相连。在长安—洛阳间，类似的宫还有许多，如渑池县西有避暑宫，永宁县西有崎岫宫、兰峰宫，寿安县西有连昌宫、兴泰宫，都是高宗、武后时期建造的。连昌宫的规模很大，也最著名。虽然到李贺的时候，已经有些荒凉了，但是仍有许多文人拿它当作写诗的好材料，如韩愈就有《和李司勋过连昌宫》绝句，其中写道：“夹道疏槐出老根，高甍巨桷压山原。”可见其气势之宏伟。最著名的要数元稹的《连昌宫词》，写宫中景色是：“连昌宫中满宫竹，岁久无人森似束。又有墙头千叶桃，风动落花红簌簌。”景致是很美的。

另一处名胜是女儿山。山在福昌县(宜阳县)西南三十四里，与昌谷隔洛河相望。这座山同连昌宫一样有名。传说有兰香神女在此山上得道成仙，所以人们就把这座山称为“仙山”，山上还有兰香神女庙，以供奉神祉。唐玄宗曾登三乡驿楼望过这座仙山。李贺有《兰香神女庙》诗。诗的前半部分描述了兰香神女庙外幽静的景色：松香飞华，柳渚日昏，沙石落红，石泉水芹，幽篁新粉，远山横门。诗的后半部分则写庙内的情景，想象神女游赏的情景是：“看雨逢瑶姬，乘船值江君。吹箫饮酒醉，结绶金丝裙。走天呵白鹿，游水鞭锦鳞。”描摹神女的塑像是：“密发虚鬟飞，腻颊凝花匀。团

鬓分珠窠，浓眉笼小唇。弄蝶和轻妍，风光怯腰身。”写得都很传神。在另一首五言长诗《昌谷诗》中，李贺也写到了兰香神女庙和女儿山：“高眠复玉容，烧桂祀天几。雾衣夜披拂，眠坛梦真粹。”大意是说：静卧斋戒，烧香祭祀女儿山，果然梦中就梦见了神女的真容。可以想见，直到李贺时，兰香神女庙的香火一直不断。这种略带神秘的文化氛围，是不是会对诗人的心态和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呢？

此外，还有松溪和桂洞：“松溪黑水新龙卵，桂洞生硝旧马牙。谁遣虞卿裁道帙？轻绡一匹染朝霞。”（《南园十三首》其十二）松溪黑水中有龙，桂洞里产马牙硝。这都是昌谷山居中的幽胜之处，令诗人流连忘返。

李贺在昌谷山居还有几位近邻，如“嵇家”、“赵生”等，李贺可能和这位赵生更熟悉些，这从李贺写的那首《题赵生壁》可知；不过，有关嵇家的一首写得更好些，这就是《南园十三首》其十一：

长峦山口依嵇家，白昼千峰老翠华。
自履藤鞋收石蜜，手牵苔絮长莼花。

有人据此说李贺依长峦山口而居，与嵇家比邻，恐怕是误解了诗意。诗的首句“长峦山口依嵇家”，其实就是“嵇家依长峦山口”的倒文。李贺是否也依长峦山口而居？还很难说。所以这首诗不是在

写李贺的昌谷山居环境和诗人自己在山居劳作的情景,而是在写嵇家的事。“嵇家”依长峦山口而居,东有凤翼山、白马山,北有汉山,南隔洛河有女儿山,千峰耸峙,山色苍翠。白天,嵇氏穿着藤鞋,到山上去采野蜂蜜;有时也划船到溪上,把水中的青苔拉开,好让菰花长出来。王琦认为:“嵇家疑是南园之邻。末二句即指其山间所事之业也。”这一解说也许比较平实些。

了解了昌谷山居的概貌形胜,再来看一看昌谷山居的具体环境,以及诗人在昌谷的生活。这就不能不特别谈到昌谷山居的“南园”和“北园”。

“南园”,大约就是今天三乡镇的“南寨”村。村在连昌河与洛河合流处,北面紧靠连昌宫,位于昌谷山居东南大约三里的地方。李贺曾在《南园十三首》及《南园》等诗中,充满深情地描写过这里。这里有许多花木和藤蔓,春日花开,红白相间,就像美女西施的香腮一样好看。(《南园十三首》其一)昌谷的南面有连昌宫,宫之北是一片田地,晨雾浓浓地笼罩着,桑树上刚生出的淡黄色叶子触到了连昌宫的宫帘上。(《南园十三首》其二)清早进入南园,小树夹道,茸草湿露,柳絮如雪一样散落在溪浦里;一场“麦雨”下过,溪里、田里到处都涨满了水。五花寺稀疏的钟声远远传来,打破了早晨的宁静,远处的山岚上还悬挂着一弯残月;沙头的渔人敲石取火,开始烧竹做早饭了。(《南园十三首》其十三)南园的景色确实很美,这里有杏

树、梨树，还有大片大片的竹林。小雨过后，凉云飞去，抬起头来，就可以看见南山那秀丽如削的黛绿景色：

南山削秀蓝玉合，小雨归去飞凉云。
熟杏暖香梨叶老，草梢竹色锁池痕。

——《南园》

“北园”，据考证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连昌河上流、涧水之北的“后院”；一是连昌河下流与南寨隔河相望的西柏坡（也称“柏坡”或“北坡”）（见刘衍《李贺诗校笺证异》）。从李贺诗中知道，北园竹子非常多，春天时，在泉石旁，紫陌上，曲水边，沙滩上，到处都有新竹冒出来。（《昌谷北园新笋四首》其三）而且竹子长得很快：“更容一夜抽千尺，别却池园数寸泥。”（《昌谷北园新笋四首》其一）竹子长得很高，高人云霄：“古竹老梢惹碧云”；竹林面积也不小，有“千亩”之大：“风吹千亩迎雨啸。”（《昌谷北园新笋四首》其四）李贺经常徘徊在昌谷的南、北园中，园中有很多的竹子，李贺就常常徘徊竹间，看着那些竹子，生出许多思绪来。有时，他还喜欢刮去竹上青皮，用黑离离的墨，把自己的一些感想写上去：

斫取青光写楚辞，腻香春粉黑离离。
无情有恨何人见？露压烟啼千万枝。
（《昌谷北园新笋四首》其二）

昌谷山居景色优美，有翠竹、细柳、松柏、古松等各种树木，有紫蒲、芭蕉、蔷薇、香蔓等各种野花野草，空中有鸟在飞，水中有鱼在游，远处有山，近处有水。李贺就生活在这里，他对这里充满了深情。这里一切的一切，都成了诗人感情的寄托，尤其是诗人从长安归来后，这里更成了他打发日子的好地方。

春天的时候，昌谷山居的榆树结满了榆钱儿，就像一串串“莱子”钱；杨柳轻软，就像舞女的腰肢一样婀娜（《感春》）。诗人从书房的窗子向外望去，一派烂漫的春色：

春水初生乳燕飞，黄蜂小尾扑花归。
窗含远色通书幌，鱼拥香钩近石矶。
（《南国十三首》其八）

诗人有时到田里督率佣工种瓜（《南国十三首》其三），有时则驾一叶小舟去种菱丝：

泉沙软卧鸳鸯暖，曲岸回篙舴艋迟。
泻酒木兰椒叶盖，病容扶起种菱丝。
（《南国十三首》其九）

“昌谷五月稻，细青满平水。”（《昌谷诗》）昌谷的夏天也很美：树木葱茏，花落香在，夏风拂郁，麦田新垅，桑柘叶重，菖蒲满地，燕语声悲，垂杨入

河，枝柔如扫。（《新夏歌》）

到了冬天，诗人穿上苧葛衣，包着黑头巾，带着黑翎羽箭和山桑制的弓去打猎：

鸢翎羽箭山桑弓，仰天射落衔芦鸿。
麻衣黑帽冲北风，带酒日晚歌田中。
男儿屈穷心不穷，枯荣不等嗔天公。
寒风又变为春柳，条条看即烟濛濛。

——《野歌》

诗人在呼啸的北风中一边走，一边饮酒，一边放声歌吟，心中充满了悲愤和不平；但他并不消沉，他在期待着，寒冬过后，明艳的春天就会来临。

之所以要去昌谷这片土地上寻觅诗人的踪迹，不是为了游览，不是出于猎奇；从前面的叙述中已不难感受到：首先，昌谷这片神奇的土地，曾经养育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它伴随着诗人从童年走向成年，它永远是诗人心灵世界里一片温馨而宁静的乐土，是诗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不了解这片土地，就无法走进诗人充满了奇异色彩的心灵世界去真正了解诗人；其次，昌谷曾将那么多奇幻绚丽的美的灵感，无私地赋予了诗人，其诗歌中许多丰富多彩的意象就来源于昌谷山居。所以只有走进这块土地，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诗歌中那种活泼泼的气息和